

◆中篇小说◆

“老等”向“南”呼唤

●李彤君

原来，这俩人用无人机在玻璃营子分场巡逻时，发现有个人为设置的粘网，虽然破旧得被弃用了，但上面也挂住了几十只鸟。他俩连忙赶到近前，下到苇荡里，不顾泥陷进半个裤腿子，硬是一个一个将被困的鸟摘下来，解困放飞了，其中好多只朱雀、黄雀，都是国家保护的鸟类。那个粘网被他俩彻底清除了，解除了后患。

镇南的月牙湖是个天然的泡塘，也是大雁的栖息地，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白鹭、丹顶鹤也时常光顾。其实这个地方我也听说过，只是还没来得及去溜达溜达，这不就把自己“捧”进了派出所。

在月牙湖生态环境变好后，一些城里人闻着“味儿”就来了。干啥来了？听说这片泡子里有鱼，一传十，十传百，垂钓者们日渐增多。为了保护月牙湖的生态环境，也为了对垂钓的人身安全负责，派出所本来一天忙得要死，还得对月牙湖周边加大巡逻力度。

就在今年的5月份，有群众到派出所举报，说看到有人驾着捕捞船非法下网电鱼。说到电鱼，曹所马上意识到这会野生动物造成伤害，他二话没说，带着几个警务助理就去现场进行阻止。听说对方态度还挺强硬，竟然说，月牙湖是你家的啊，用你管。当然，曹所他们也不吃那一套，当场就收缴了非法电鱼的设备，依法对这些人进行了相关处罚，自此起到了震慑

作用。

本来处理完这个事，也就结束了，可曹所回去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半天没出屋，然后他在所里开了个会。会后，他们就弄了一批警示标牌，在相对面积大一些、野生动物出没频繁的泡泽周边，挨个竖起警示标牌。

曹所这是针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他和同志们到农场的各家各户好一顿走啊，一边宣传反诈，一边搂草打兔子都别闲着，专门就保护野生动物进行宣传。可能担心当地群众对“野保”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他们挨家挨户发放印制的保护野生动物宣传单和警民联系卡，车轮战似的轮番宣传，还现场讲解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向群众普及有关禁止捕杀、圈养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

从此，我们就有了一个统一的昵称：“野宝”！

对“野宝”的宣传，他们一干就是2年多，啥叫深入人心？就这么说吧，这个国有农场的职工对“野宝”工作早已入脑入心，不但不捕杀、不偷猎野生动物，只要见到野生动物、鸟类受伤，都会立刻报警、帮忙救治。“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的乡规民约，蔚然成风。

三

每年春耕的时候，都是个热闹又紧张的时节。那年的春耕对镇南来说，因为一窝丹顶鹤的“光



临”，变得与众不同。麻雀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虽然过三四个月了，但它依然激动万分。

原来，警务助理王小胖那天在巡逻时听群众说，朱家窑分场的水田旁发现一窝刚破壳的鹤崽……这可把所里的人都惊着了！王小胖那家伙，急得像被火烧了屁股似的，一步三跳跑回所里，嘴里还不停地嚷嚷着，然后火急火燎地将这个情况向曹所做了汇报。不一会儿，警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麻雀说它们好信儿地紧跟着，还拉半里地。曹所带着王小胖他们开着警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了。

到地方一看，几个人都愣住了。麻雀跟我叽叽喳喳描述得眉飞色舞，说是从来没见过一窝刚破壳的4只鹤崽呢，毛茸茸的，可爱极了，不过也脆弱得很。还有一公

一母两只成年丹顶鹤，它们就像威严的卫士一样，戒备森严地守在窝旁。那眼神里透着紧张和警惕，仿佛在说：“谁敢靠近我的孩子，我就跟他拼命！”

当时王小胖就忍不住开始埋怨鹤爸鹤妈了，他扯着嗓子喊：“你说你俩咋这么不会生，你弄稻田地里噶哈？人家地还种不种啦？再说这天气，小鹤着凉感冒了咋整，你们这当爹妈的不没正事儿嘛。”可鹤爸鹤妈哪有心思理会他呀，它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的宝宝身上，眼睛紧紧地盯着周围的动静。

（未完待续）

压题图片：本报记者 李晓明

建筑可阅读

在白城明仁南街156号，8000余平方米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座沉默的讲述者。它曾是1937年诞生的铁路会馆，青砖木梁间浸透殖民时代的寒霜；80年后，当阳光穿过修复后的俄式拱窗，我们仍能触摸到历史的心跳——这里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吉林省唯一保存完整的省级“红色心脏”，中共辽吉省委旧址。

1946年的夏天，这座建筑迎来了它真正的生命。当四平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陶铸带着辽吉省工委入驻于此。那些不眠的夜晚，二楼会议室的煤油灯总在子夜时分摇曳——他们在绘制巢匪地图的间隙讨论土地改革方案，在鼠疫疫情通报上批复医疗队组建令，用算盘珠子计算着支援前线的每一担军粮。2022年的春风叩响了尘封的门扉。修缮工匠们像考古学家般小心剥离墙皮，让1946年的墨迹标语重见天日。如今我们看见：一楼展厅里的200余件文物正在低语——褪色的马褂子上的补丁缝着浴血奋战的刚强，土改丈量尺上的刻度刻着翻身农民的喜悦，防疫手册扉页的指印叠着3万医护的誓言。3年来，5.2万余人次在这里驻足。8000平方米的时空剧场正在上演永恒的对话——那些清剿土匪时的马蹄声、土地改革时的铜锣声、战胜鼠疫时的欢呼声，依然在砖木结构间轻轻震颤。夕阳透过穹顶玻璃投射在“全国党史国史教育基地”铜牌上，光影流转如同时光长河。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回响，但在这里，我们分明听见了未来的召唤。让我们继续在时光的胶片上，寻找照亮前路的光。



中共辽吉省委旧址门前。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时光的褶皱

●陈述

风中的张望

●赵培光

吹过山谷的风，
吹醒我的花朵，
灿烂了往昔。
风啊风，
好人可爱可以爱，
好心情悠悠入典籍。

风啊风，
你是云帆我是影，
你是飞机我是翼。
我在等你的张望中，
慢慢慢慢，
学会了惦记！
吹过池水的风，

吹进我的梦。
吹香我的心思，
温馨了追忆。
风啊风，
好伴可亲可以亲，
好意绵绵泪沾衣。
风啊风，
你是远方我是家，
你是诗歌我是曲。
我在想你的漂泊中，
深深深深，
学会了痴迷！

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

大神树： 一级古树，树龄520年



大神树

- ▲树种：榆树，榆科，榆属。
- ▲位置：通榆县边昭镇西站村学校房后。
- ▲等级：一级古树，树龄520年。
- ▲状态：树高16米、胸径154厘米、冠幅20.5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 ▲古树历史：该树于1504年自然生长。

古树故事

乾隆年间，一僧侣云游到此，被这棵老榆树所吸引，在古榆南修建了喇嘛庙讲经修行。闯关东的百姓慕名而来，开垦荒地，渐渐形成屯落。庙因老榆树而建，屯以喇嘛庙为中心而立。追根溯源，百姓称其为“大神树”。

图文来源：《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

《记海错》：

从美味海鲜到奇幻海洋

●盛文强

中国古代研究海洋动物的著作，以浙闽两地文献最为丰富，有屠本峻《闽中海错疏》、林日瑞《渔书》、郭柏苍《海错百一录》、聂璜《海错图》等佳作。而在北方的山东，自古便得“鱼盐之利”，更有深入海中的狭长半岛和蜿蜒曲折的岸线，形成了众多海湾，是海洋生物理想的栖息地，这里其实也有一册《记海错》，封存着古代山东的舌尖记忆，不太为人所知。

《记海错》的作者郝懿行，字尚九，山东栖霞人，生活在清代乾嘉年间，以训诂考据闻名于世，曾中过进士，做了个挂名的户部主事，可兴趣却不在做官上，一门心思研究学问。王善宝在《记海错》的序言中提到了郝氏的生活细节：“农部郝君尚九，自幼穷经，老而益笃，日屈身于打头小屋，孜孜不辍，有余闲记海错一册，举乡里之称名，证以古书，而得其贯通，刻画其形亦逼真也。”蜗居在随时会碰头的“打头小屋”，郝懿行写出了《记海错》。郝氏为胶东的鱼虾蟹贝正名溯源，从古书中寻得相关典故，同时又兼顾了胶东的地方经验。此书不失为珍贵的地方海洋文献。

海鱼的掌故

《记海错》开篇，就是胶东一带的名产——加吉鱼，郝懿行称之为“嘉鯉鱼”，从“加吉”这个俗名的发音，找到了对应的古字，这是他常用的方法。他写道：“登莱海中有鱼，厥体丰硕，鳞鳍赭紫，尾尽赤色，啖之肥美，其头骨及目多肪膜，有佳味，率以三四月间至，经宿味辄败。”加吉鱼学名真鲷，谚语中有“加吉头，鲛鱼尾，刀鱼肚皮，唇唇嘴”的说法，是指四种海鱼的鲜美部位，加吉被排在首位。至于为什么叫“加吉”，历来说法不一，《烟台水产志》给出了几种解释：“因体色艳红，是吉庆之意，故名‘甲级’，宴席上有它可代替鸡，故又称‘家鸡’。”这里说的“甲级”“家鸡”都是谐音，也有人从字面理解为“增加吉祥”。加吉鱼有红黑两种，烟台的龙口、蓬莱多有出产。旧时有“无鱼不成席”之说，婚宴上更是要用体积较大、鱼肉肥美、样貌端庄的“有鳞鱼”来担当重任。于是，加吉鱼在众多海鱼中脱颖而出，成为压轴硬菜，当热气腾腾的清蒸加吉鱼上桌时，意味着宴会接近尾声，席间众人就要把杯中酒饮尽，然后开始吃鱼，故有“鱼扫尾”之说。

加吉鱼的头骨还可制作一种叫“加吉孩”的饰物，用加吉鱼的头骨拼接，再加上花布，缝制成孩童形状，再用白布填充棉花，缝制一颗小圆球，画出眉眼口鼻，一个小型的布娃娃就做成了，给孩子随身佩戴，据说可趋吉避凶。随着加吉鱼种群的衰落，“加吉孩”也很少见到了。

老鲅鱼，又称老板鱼，家常鱼之一，属于底栖鱼类，学名孔鲷，扁平的身子贴在海底泥沙上，背部的保护色与泥沙几乎融为一体。郝懿行认为“殷”古音为“盘”，老鲅鱼即老盘鱼，因其身圆似盘。郝氏的“音训法”似乎稍嫌迂阔了，这一俗称似乎源自渤海湾天津一带，因为这种鱼的身子像一块平板，经常落在海底，“落”的方言发音为“烙”，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老”，于是就变成了“老板鱼”。如今老鲅鱼已讹传为“老板鱼”，每每看到海鲜馆子里手写的“老板鱼”菜单，总觉得怪诞莫名。

鲛鱼，学名蓝点马鲛，《记海错》中就有此鱼的古字，并说“俗人谓之鲛鱼”。山东半岛的鲛鱼种群在黄海南部越冬，到了谷雨前后，洄游到胶东半岛南岸的青岛，随后绕过山头，向莱州湾、渤海湾行进。在胶东，鲛鱼有着另外一层意义，每到谷雨节气，男人就要买鲛鱼送给自己的岳父，故有“鲛鱼跳，丈人笑”之说。据说这种习俗是近年来兴起于崂山沙子口一带，后来风靡胶东，郝懿行生活的年代还未有此风。胶东人家若有女儿即将出嫁，旁人便对其父戏谑道：“恭喜你，很快就能吃到鲛鱼了。”在靠海吃海的生存环境下，人们认为鲛鱼是最贵重的礼物，镶嵌在节令时序里的海洋动物，

参与了胶东民间风俗的构建。

值得一提的还有梭鱼，春季的“开凌梭”最为鲜美，春季冰雪消融时，捕上来的梭鱼还带着冰碴，所以叫开凌梭。郝懿行写道：“以冰洋时来，彼人珍之，呼开凌梭。”因为梭鱼平时吃泥沙中的微生物，有土腥味。开凌梭则不同，整个冬季梭鱼潜入深海过冬，很少进食，故而开凌梭少有异味，到了春季就游到胶东半岛的河流入海口附近索饵觅食，这时的梭鱼味道最为鲜美。

海鲜的美味

靠海吃海，构成了胶东半岛的饮食文化底色。鲁菜中多数海味的做法来自烟台的福山。旧时有谚语说“要想吃好吃，围着福山转”，说的就是福山一带的风味。

鲛鱼饺子是胶东的名菜，因为早年间胶东家畜较少，在包饺子时就用鱼肉代替猪肉，鲛鱼的肉最肥厚，杂刺也少。剔除鱼骨，将鱼肉剁碎，形成肉泥，加入葱姜末和花椒水，去除鱼肉中的腥气，为了增加鱼肉的香味和弹性，还要加一点猪五花肉，再加韭菜碎屑作为搭配，共同搅拌为泥，包进饺子皮里，下锅煮上三个“滚儿”，捞出来装盘，个个肚儿滚圆，咬一口，肉馅细腻鲜甜，远胜猪肉。

鲳鱼也是肉质肥美的海鱼。胶东沿海人家的做法通常是清蒸或者红烧，郝懿行《记海错》说鲳鱼“其形似鲂而圆，如镜而厚，丰肉少骨，骨又柔软，炙啖及煮食甚美”，可谓掌握了鲳鱼的特点，同时他又提到，“今莱阳、即墨海中多有之”。

带鱼是凶猛的食肉鱼类，在延绳作业时，渔钩上挂鲛鱼肉，带鱼争相咬钩，有的带鱼咬钩之后，后面又有它的同类咬住它的尾巴，几条带鱼首尾相连为一串。胶东一带称带鱼为刀鱼，“莱人呼为林刀鱼”。林刀鱼这个名字今天还在方言中流行。在胶东的餐桌上，带鱼多是切段，然后用油煎至金黄，酥脆与鲜美兼具。也有的人家在带鱼段上裹了面粉再油炸，面粉是自家种植的小麦磨成的粉，带鱼则是自家渔船的收获，融合了大地与海洋的精华。

蛤蜊，小海鲜的代表，郝懿行说它“肉甚清美，热酒冲啖，风味尤佳”。今天辣炒蛤蜊已经成为市面上最常见的菜，而在渔民家里，则更喜欢清蒸，不加任何调料，以保持蛤蜊原本的鲜味，但蒸的时候不能过火，否则蛤蜊肉便会干枯，一般在蛤蜊刚开口时即可出锅。

海肠也是胶东的美味。“形如蚯蚓而大，长可尺许，土色，微红。”海肠学名单环刺螠，乍看像一条肠子，是栖息在海底泥沙里的软体动物，海边人得到海肠，多是在大风浪过后，郝懿行写道：“或遭风浪漂溺，游肠栖泊岸边，为人所得矣！”近年来在烟台沿海出产海肠颇多，据当地渔民称，因为海底的泥沙被地拉网的铁齿搅得

松动，遇大风浪天气，栖息在泥沙中的海肠就会被冲出，一直冲到岸边。郝懿行提到了一种古代的海肠食用方法：“去其血，阴干其皮，临食以温水渍之，细切下汤，味亦中啖。”这种吃法类似于方便面，海肠的干制品可以长期保存，在没有冷藏技术的时代，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渔家的吃法，则是用海肠炒韭菜，海肠入口弹性十足，鲜味又不输虾蟹。

海洋的奇幻

博物学尚未昌明的年代，人们观察海洋动物时，难免有些偏差，甚至生出一些颠倒错乱的奇思异想。古代博物学著作里，有些动物带有神话语色彩。在《记海错》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脚眼肿痛，人们认为是蛤蜊的精魂在作怪。这种说法也见于《记海错》：“腹有小蟹，蟹足悉具，状如榆莢，是蛤之精。”蛤蜊腹中的小蟹，我们今天叫豆蟹，可寄生在牡蛎、扇贝、贻贝和蛤蜊等贝类的外套腔中，能夺取宿主食物，妨碍宿主摄食，使宿主身体瘦弱。而在古人看来，这种小蟹是“为蛤觅食，蟹饱则蛤饱”。人们甚至认为，小蟹和蛤蜊之间有红线牵连，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若这条丝线被风浪扯断，蛤蜊就会死去。郝懿行援引《北齐书》中的典故，说有人患了脚眼肿痛的奇疾，医生难以治疗，名医徐之才认为是“蛤精疾也”，并指出这是因为乘船入海，把脚放在水里导致的。随即通过手术割出了两只豆蟹，认为就是这种小东西在作怪。

再比如鲫鱼，今日在胶东沿海已经很少见到了，《记海错》里认为鲫鱼“青黑色，长三尺许，有印方长，在鱼额顶，文理纵横，略如繆篆，头颅坚硬，大鱼被触，靡不僵毙，船艇着处，亦为罅漏”。在民间语境里，鲫鱼头顶的红印（吸盘）是海龙王的官印，鲫鱼若在大鱼身上盖一下印，就宣布了大鱼的死刑。同样，渔船底部如有鲫鱼，人们就认为这条船即将破漏、沉没。实际上，是鲫鱼用吸盘粘住大鱼或渔船底部，做免费的长途旅行。古人在海上行船，最怕船漏。他们看到这种现象，就将其想象为龙王的玺印，把它与船漏联系起来。

人们对海洋动物的认识，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古人充满神话色彩的想象中，我们不难体察到蕴藏其中的时代风俗和文化信仰。



清光绪彩绘本《毛诗品物图考》里的鲷鱼。图片由作者提供